

理想国

THE REPUBLIC

【古希腊】柏拉图 (Plato) 著
谢祖钧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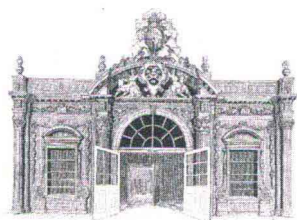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理想国

THE REPUBLIC

【古希腊】柏拉图 (Plato) 著
谢祖钧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国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谢祖钧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117 - 1704 - 7

I. ①理…

II. ①柏… ②谢…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8018 号

理想国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王丽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home. com](http://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56 千字

印 张 22. 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 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导 读

《理想国》是一本完全以对话的形式写的哲学著作。全书十卷自始至终都是苏格拉底与塞法卢斯、波列马邱斯、塞拉西马邱斯和阿得曼托斯等人的对话，或者说辩论。

辩论或说话的地点是在塞法卢斯的家里。

第一卷的开头就介绍了苏格拉底同阿里斯通的儿子格劳孔到比雷埃乌斯去参加向女神祈祷和观看节日盛典后返回途中如何被塞法卢斯的儿子波列马邱斯等拦住，并被拉扯到塞法卢斯家中进行辩论的情况。

苏格拉底与塞法卢斯的简短几句对话揭开了全书的序幕。塞法卢斯关于财富对老年人的用处的那段对话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不过紧接着苏格拉底就把话题转向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在谈到什么是正义的定义时，塞法卢斯的儿子波列马邱斯插入进来，于是塞法卢斯乘机退下，把话题交给了波列马邱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太不好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正义，谁又能够给出一个完满的答案来呢？不要说是两千年前的那个时候，就是现今恐怕也没有人能够三言两语地回答出来。塞拉西马邱斯因不满他们的争辩，所以也插了进来。

塞拉西马邱斯提出了全书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而强者就是城邦的统治者或集团。苏格拉底不完全同意塞拉西马邱斯的这个说法，两人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并由什么是正义扩展到正义的人和正义的人的问题。经过一番辩论，他们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不义产生派别、内讧、仇恨和相互间的争斗，正义则产生和谐友好。

第二卷继续第一卷关于正义的讨论，只是争论的一方由格劳孔接替了塞拉西马邱斯，于是第二卷便变成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了。他们的争辩又

集中在正义对于行正义的人是否有利这个问题上。对于如何评价正义的人和
不义的人的生活，格劳孔有一大段非常精彩的讲话。这里还提出了一个“看
上去”或“看样子相似”正义的人的问题。格劳孔认为除非出于神的本性，
没有人能顶得住作恶（行不义）的诱惑；不然他就必须有极大的学问才能使
他不去作恶。否则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做一个正义的人。

为了给格劳孔助战，他的兄弟阿得曼托斯也加入了进来，于是又变成了
阿得曼托斯与苏格拉底的对阵。

在阿得曼托斯与苏格拉底就做一个正义的人和
不义的人究竟有些什么好处的
问题争论了一番以后，苏格拉底又提出了“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
义”的问题。这样便又谈起了城邦的起源，什么是我们需要建立的城邦（即
我们所说的理想国），以及对城邦卫士的挑选和教育培育问题。在这里他们
谈到了音乐和体育教育——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体育培养健全的体魄，
这两者都是一个和谐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此外还谈到了正确的思想教育
问题，其中涉及诗歌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的一连串问题。

于是在第三卷里就谈论到了神的问题。一个对地狱充满恐惧的人能毫无
畏惧地面对死亡，在战争中宁死不屈吗？因而对讲述地狱这类故事的人应该
严加监督。因为他们讲述的既不是真实的，而且对于要成为战士的人也是只
能有害而无益。谈到了诗歌的内容，必然就要谈论到语言、诗歌的语言体裁
和模仿等。最后讨论了如何培养卫士和好的统治者以及对统治者的监督等一
连串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前，他们就看到了对统治者的监督问题，确实不愧
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

第四卷继续如何培养卫士的辩论，接着谈到了富裕与贫穷对社会的影响。
城邦必须是一个统一体，因而城邦的公民必须一个人干一行，而且只能干与
其相适应的那一行。如果卫士的孩子天生低能就不能再作卫士来培养，只能
分到其他行业去。这一卷中的对话一直是在格劳孔、阿得曼托斯和苏格拉底
之间进行的。争辩涉及的问题也较多。谈到了学问、立法、协商、智慧、勇
敢、克制等问题。不过最后又还是回到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并得出一个结论：
城邦里做生意的、负责辅助和保卫的各个阶层都应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应只
关注其自身的职责——这就是正义，并能使城邦为之公道。在明确了什么是
正义和不义之后，话题又转入是做正义的事，做好事和做正义的人有好处呢，

还是只要不受惩治行不义，做不义之事的人有好处。

最后又谈到了心灵的形式，认为人有几种形式，就有几种政体。

第五卷争辩的内容是政体。《理想国》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城邦，即理想的国家，理想的国家当然离不了好的政治体制。苏格拉底认为政治体制除在第四卷的末尾所提到的那种好的政治体制——贵族政治外，还有四种坏的、不好的政治体制。它们就是寡头政治、专制政治、民主政治和暴君政治。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波列马邱斯和塞拉西马邱斯又都参加了进来，把话题又拉回到了妇女儿童的共有问题上来。这一点确实是有些反人性。苏格拉底也承认妇女儿童共有是一个大难题；问题本身就值得怀疑。于是对这样做是否有益和行得通展开了争论。接着很自然地也就谈到了生育和优生问题。

第六卷主要讨论的是哲学家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和什么样的人不是真哲学家，以及什么是哲学家的天性。总的来说，苏格拉底对哲学家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哲学家是一种潜心好学、探求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因而他们勤于动脑子，遇事审慎，不追求个人名利。所以他们应当出来当统治者，而且只有哲学家当统治者，城邦才能治理得好。

当然社会上并不完全是这种看法。相反有人把哲学家当成无用的人。围绕着这个问题第六卷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第七卷则围绕城邦里的公民应该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展开了讨论。首先他们肯定了学习数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着讨论了与之相邻或相关的各种学科，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等，最后又谈到了学习辩证法的必要性，并把它置于一切课程之上。

在确定了学习的课程之后，又深入讨论了如何挑选学生以及如何教的问题，并明确指出“教育的方式不能是强迫的”，“自由人学习任何东西不应是奴隶式的”。强迫的学习不能在儿童的心灵里发芽；同时也提出了游戏式的学习方式，认为它可以帮助发现儿童天生的志趣。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是有极大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的。

第八卷又重新谈论了妇女儿童共有的问题，同时又进一步探讨了四种政治制度。克里特和拉科尼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贵族专制暴君政治。苏格拉底认为后者是城邦最大的祸害。同时在这一卷中详细地探讨了每

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以及其演变过程。在谈到暴君的产生过程时，有一段话非常精辟和耐人寻味。“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习惯于把某人树立起来，作为他们的首领并培植他，使他变得伟大。”而当他消灭了他的敌人的时候，“这时他的第一步就是挑起战争，使人民时刻需要一个领袖”。

第九卷继续第八卷的讨论。讨论暴君是怎样从一个民主式人物演变成一个专制暴君的，这一点极具哲理，颇值得深思。而且一旦演变以后，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生活得如何，是痛苦还是幸福。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武则天的一句话：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啊？我把每一个亲人都变成了我的敌人。

第十卷是最后一卷，话题又回到了诗歌的模仿问题。苏格拉底认为诗歌，尤其是诗剧主要是对事物的模仿。为了强调诗歌对青少年的正面教育，苏格拉底对诗歌的模仿发表了长篇大论，也对它设置了许多禁区。最后以一个到阴间去过又回到阳世的人的故事作为全书的结尾。这个故事虽然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寓意很深。它多少不同于我们童年时所听的关于轮回的故事，强调在因果报应中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书中所说的：“美德并没有主人，每个人有无美德，是多是少，全看他是为美德增光，还是玷污美德。”“谴责是个人自找的，上苍是无罪的。”

理想国^①

论正义^②

主要人物

苏格拉底

格劳孔

波列马邱斯

① “Republic”是希腊书名 Politeia 由西塞罗译成的拉丁文译名在英文中的同等词。这个词虽没有确切地向我们传达出其真正内涵，不过习惯的势力又使我们不便于改变这个名称的英文翻译。像柏拉图的词汇里许多重要的政治词语一样，Politeia 这个词最初源于 polis（作为 polites, citizen 解）。

polis 就是城邦（city），具有同一生活方式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社区，共同体，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对外作战和维护和平。polis 是一个天然的社会群体，它包括有为开发和实践人类能力所必需的一切。今天 polis 通常译为“城邦”（city·state）。之所以这样译是因为一般认为 polis 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比方说区别于社会的国家），而且古代政治生活的性质也绝对与我们今天的不同。不过，把 polis 译成“城邦”意味着在那个 polis 里面已经包含有我们今天关于国家的概念了，尽管这仅仅只是半意识的。在这个版本里它将总是译成“city”（城邦），其根据是 polis 所包括的现象都可以通过把这个词的各种用法加以比较，而得到理解。再者，我们必须记住，像“statesman”（政治家）和“citizen”（市民）都是植根于 polis。citizen（polites）其原义就是“一个属于这个城域的人”，statesman（politikos）原义就是“一个了解本城事务的人”，politics（politica）原义仅仅是“与本城有关的一切事情”。

polis 所具有的特性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是由城邦的不同组成要素所构成的。中心关注的政治问题是城邦的适当和合适的组织，而 politeia 就是那个组织形式。politeia 完全可以等同于进行统治的那个阶层的市民，因为他们左右着他们城市所走的道路，是法律的源泉。这个 politeia 仿佛是城市的灵魂，这个 politeia 与组成这个城市的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形式与实质的关系。翻译它最好的英文术语是“regime”（制度），宛如“in the old regime”（在“旧制度下”）。而描述最好的政治生活的书称做“the regime”（制度）最恰当。柏拉图就是这样对待这个政治问题的典型。要想恢复希腊人对人事间事物的理解就需要考虑作为人们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政治事实和原因的 politeia 的意义。因之，对这个词贯穿本书的用法都必须十分注意。（试比较：利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和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 年版，第 135—139 页以及斯特劳斯和克罗布西合编：《政治哲学史》中哈里·V. 爱法：亚里士多德，——芝加哥，蓝德·麦纳里，1963 年版，第 65—68 页。）

② On the just（论正义）是本书的副标题，它可能是后来的编者加上的。它在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政治学》中关于《理想国》的说明中并没有被提到过。

阿得曼托斯

塞法卢斯

塞拉西马邱斯

克里特丰

恰曼提得斯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1
第二卷	41
第三卷	76
第四卷	117
第五卷	152
第六卷	194
第七卷	228
第八卷	260
第九卷	292
第十卷	319

第一卷

苏格拉底：今天我同阿里斯通^①的儿子格劳孔一道到比雷埃乌斯^②去向女神献祭，同时也想看看那里的人怎样庆祝这个节日^③，因为他们还是头一回庆祝这种节日。依我看，当地居民的队伍组织得很好，色雷斯人的队伍表演得更是出色。我们做完了献祭，看了看表演就回城里去了。

塞法卢斯的儿子波列马邱斯老远看见了我们就吩咐他的童奴来喊我们，要我们等他。那孩子从后面拉住我的大髻，说道：“波列马邱斯要您等一下。”

① 阿里斯通是柏拉图的父亲，而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是他的兄弟。

② 比雷埃乌斯（Piraeus）是雅典的一个港口，位于离城约 60 里的地方。作为雅典的商业中心在那里可以看到外国来的五花八门和混乱的场景。因而它也是一个适宜于思考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更主要的，它曾是民主党的中心。在这个所假设的对话进行后的某一个时期（大约公元前 411 年），在公元前 404 年，比雷埃乌斯曾是反抗有名的“三十个暴君”专制团的堡垒。在皮洛尼亚战争斯巴达被打败后他们统治了雅典。在那次抵抗中塞法卢斯家族，尤其是卢西亚斯起了领导作用。波列马邱斯就是被暴君们处死的。苏格拉底被怀疑同情过暴政的领袖和对他们有过影响，因为其中有几个曾经是他的伙伴。在他的《辩解》中他表示出了他对寡头政治的不赞同以及不赞同的原因。不过在对待民主政治的关系上他的立场仍然是模棱两可的。《理想国》中的对话是在“三十个暴君”的阴影下进行的。他们与处死波列马邱斯以及间接地处死苏格拉底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对话主题部分论及了苏格拉底的伙伴们的专横的野心。在快乐的日子集合在这里一块谈论理论的人很快就在政治的实践中攻击那些邪恶的人。后来在行为上反映出来的那些实践的问题都是现在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这就是《理想国》的悲剧，没有这个悲剧，《理想国》的学说也不可能被理解。这个与苏格拉底在比雷埃乌斯进行交谈的十人友好团体将被在那里进行残酷统治的十人委员会用“三十个”的名字所代替，并把那个聚会的主人处死。参与者们谈论的是最好的制度，但却必须去经受最坏的制度。

③ 显然这是指班迪斯节。班迪斯是一位外国女神，通过色拉西人，她与月亮有了亲戚关系，色拉西人崇拜她。比雷埃乌斯看来是一切的中心，包括宗教。

于是我转身问他的主人在哪儿。“他在后面马上就来了。”他说道，“就等一会儿。”

不一会儿，波列马邱斯同格劳孔的兄弟阿得曼托斯、尼西阿斯的儿子尼塞拉特斯和另外几个人就赶上来了。显然他们都是从游行队伍里出来的。波列马邱斯说道：“苏格拉底，我猜你们两个是想赶回城里去。”

“你猜得没错。”我说道。

“嗯，”他说道，“你看见我们有多少人吗？”

“当然看见了。”“那么就这样办吧，”他说道，“要么你打过这些人，要么就留在这儿。”

“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办法呢……”我说道，“我们劝你还是让我们走的好。”

“你想要说服我们，”他说道，“要是我们不听呢？”

“那就没有办法啦。”格劳孔说道。

“那么你们就好好想一想吧，记住我们是不会听你们的。”

这时阿得曼托斯说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黄昏为了向女神献祭还要举行马上火炬赛吗？”

“马上？”我说道，“这倒是一件新鲜事儿。人们骑在马上举着火炬，相互传递？还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就是这个，”波列马邱斯说道，“此外，他们还要表演一个晚上，值得一看啦。吃罢晚饭我们就去看热闹，那里会有许多年轻人，我们可以聊天。留下，别走了吧。”

于是格劳孔说道：“看来我们只得留下来了啦。”

“好吧，如果是这么决议的^①，”我说道，“那我们就只得这样做了。”

于是我们就到波列马邱斯的家里去了。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兄弟卢西亚斯^②和欧斯得姆斯，此外，在那里的还有卡尔塞东尼安的塞拉西马邱斯^③和

① 在这个预示着这个政治问题的悲剧的第一幕的结尾，苏格拉底就像在政治集会上常用这个词宣布君主通过了一道法律或法令一样使用了这个词，以表示法律开始生效。“决议（照字面上讲应是，“看来…”）雅典人民……”

② 古典的雅典演说家之一。他在推翻“三十个”以及恢复民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③ 他是一个教授修辞、政治和合法说服艺术的人，以教学为生。

派尼亚^①的恰曼提得斯以及阿里斯东尼摩斯的儿子克里特丰^②。

波列马邱斯的父亲塞法卢斯^③也在家里。我觉得他显得特别苍老，因为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他坐在一种带靠垫的椅子上，头上戴着一个花环，因为他才从院子里上供回来。我们坐在他的身边，几把椅子围成一个圈。塞法卢斯一看见我，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苏格拉底，你很少到我们波拉尤斯来，你应该多来走一走。如果我还有劲儿能够随随便便地到城里去的话，那就不需要你上这儿来啦。我们就会上你那儿去啦。所以你就得多上我们这儿来走一走。你要知道随着对肉体上享乐的要求的减退，对聊天的要求和快乐就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现在你就照我说的话做吧：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经常上我们这儿来，把我们当做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一样。”

“塞法卢斯，我个人，真的我很喜欢同上了年纪的老人讨论问题。”我说，“因为他们是经历了一段也许我们也要走的道路的人，我认为人们应该向他们请教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它是崎岖难行呢，还是平坦呢？尤其是应当向您请教，倾听您的看法，因为您现在正处在诗人们称做的‘老年的初期’^④。它是生命中一段艰难的岁月，不然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以宙斯的名义发誓，苏格拉底，我还正想告诉你我的看法哩。”他说道，“我们几个年龄大约相同的人，履行着古老的格言^⑤，经常在一起。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抱怨，渴望青年时期的快乐，缅怀过去的男女之情、狂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很难接受目前的一切，

① 派尼亚是一个古希腊的市区（deme）或城镇。那里有雅典古代的师团，他们后来被城邦的克莱依斯师所吞并，成为部落。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性，柏拉图常用 deme 这个词作为源于父姓的个人身份验证的代替物。

② 有一小段对话就取了他的名字。那是对《理想国》的自然的引言，在那里《理想国》讨论了苏格拉底传授道德，尤其是正义的方式，同时把它与塞拉西马邱斯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在那段对话中卢西亚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③ 塞法卢斯不是雅典人，而只是一个允许在雅典定居的外乡人，他纳税，但不能享受公民权。他的老家是西拉克斯。

④ 这个用语表示这个人就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他处于老年阶段，他可以说是站在了地狱的门口。

⑤ “Like to like”（物以类聚）。

仿佛他们被剥夺了某种特别重要的东西。那时候他们生活得是何等欢乐，而现在却简直就像死人一样，有的甚至还为年老受到亲人的凌辱而悲叹，抱怨老年给他们造成的种种不幸。不过，苏格拉底，依我看，这些人并没有把他们的指头按在点子上。因为，如果真是那个原因的话，那我也就该遭受到同样的不幸啦。既然它们都是老年带来的不幸，那么每个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就都应该如此才对。可是，事实是我遇到许多人，他们并非如此呀，尤其是索福克勒斯。有一回当我同诗人在一起时，正好有一个人问他：‘索福克勒斯，你现在对女人怎么样？你还能同女人干那种事吗？’‘别说了，伙计’，他说，‘我已经非常高兴地摆脱了那玩意儿。我快活得就像从一个狂暴而野蛮的主人那里逃脱了出来的佣人。’我当时就觉得他说得对，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因为，不论从哪方面讲，老年使我们从这件事情中解脱了出来，获得了巨大的平静和自由，当欲望不再使我们神经紧张，而我们得到最终的放松时，索福克勒斯所说的也就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验证了：像从许多疯狂的主人手中逃了出来。至于那些不幸和亲人们的抱怨和凌辱，它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年老，苏格拉底，而是人们的性格^①。如果他们是懂道理的人，知道满足^②，那么即使是年老也就都没有什么大的痛苦了；如果他们不是懂道理而知足的人，那么，苏格拉底，老年和青年对他们同样会是艰难的。”

“我对他所说的充满了疑惑，想听听他还说些什么，我煽动地说：‘塞法

① 其希腊词是 *anthropos*，表示人种中之一员的总称。这个词表示男人的形式是 *aner*。这是希腊文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使这个术语在使用时可以达到极高的准确性。在第一水平 *anthropos* 是一个低级的用语；它表示仅具有物种的最低级的品质，而 *aner* 却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已经发展了其男性的人，而且能够参与男人的最高级的活动：政治和作战。不过在第二水平，人性的充分和最终目的可以超越单纯的男性。在这个意义上，*anthropos* 将成为一个意义更加深刻和更加丰富的术语。在第五卷中苏格拉底建议，最好的制度以及无疑的最好的人应是一个男性和女性的混合物。可惜的是英语中没有一个术语能充分地翻译 *aner* 这个词。“*man*”这个词不能用来翻译它，因为 *man* 必须经常附加上在希腊文中没有的东西。比方，“*the good man*”（好人）在希腊文中它仅是“*the good*”（善）。*Anthropos* 将只得译作“*human being*”（人）。

② 这是阿里斯托芬斯派在“*Frogs*”（青蛙）中对索福克勒斯派的描述。

卢斯，我相信很多人^①不会接受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他们会认为你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忍受老年，不是由于你的性格，而是由于你拥有巨大的财富。他们说富人当然可以享受的安慰多。’”

“你说的是对的，”他说道，“他们不会接受我的看法。而且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不过也不完全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塞米斯托克勒斯有一句名言这里正好适用。当一个塞里福人诽谤他，说他之所以声名远扬，不是由于他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而是由于他所在的城市——雅典时，他回答道，如果他是一个塞里福人，他固然不可能成名，但是如果那个人是雅典人，那个人也还是不可能成名。这个论据也适用于那些并不富有，而老年艰难的人。一个体面的穷人固然老年不易挨过，一个不体面的人，即使富有，他仍然也不会感到满足。”

“塞法卢斯，”我说道，“你大部分的财产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呢，还是你自己挣来的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自己挣来的，苏格拉底！”他说道，“作为一个挣钱的人，我是一个介于我祖父和我父亲之间的人。我和我祖父同名，他继承的财产几乎同我现在拥有的一样多，而且他还把它增加了几倍。可是我父亲卢桑尼阿斯把它花得剩下的却比现在的还要少。如果我能给我的儿子们留下的不比我继承的少，而且还多一点的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知道，”我说，“我问你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像一个过于贪财的人。因为不亲自挣钱的人多半都是那样，而那些亲自挣钱的人则对钱比旁人要看重得多得多。就好像诗人们喜爱自己的诗，父亲喜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挣钱的人也特别关爱金钱——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因为钱是有用的，所以

① “The many”（许多人）是希腊文 *hoipolloi* 的英译，它对我们意味着这一术语的全部意义。它常被译成 “the mass” “the mob”（群众）。另外的这类术语在大小程度上他们相当于柏拉图所指的阶层。不过，对于柏拉图来说，数这个事实、这个阶层包括有大部分男人这个简单的事实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大多数的男人具有共同的性格，因而在他们统治的时候，他们必然会给这个制度某种特性。在政治上，这个用语是用来与一个和少数几个相对照。最后它反映了“一个和许多”（the one and the many）这个理论问题。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它都意味着会使人想起很多的意义。

这里绝不能把它译成 “most people”（大多数的人），因为如果这样译就会模糊一个事实，即苏格拉底这个阶层的人，一个有关政治上的阶层。这一段话陈述了在给那个对政治生活如此重要的阶层下定义时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它曾被过分重视金钱的意见所统治着的。许多人对一个美好的生活所必需的条件的重要性的理解被扭曲了。他们把幸福的条件与幸福本身等同起来了。最终苏格拉底把最低的阶层，也是心灵的渴望部分称做挣钱部分。

他们必然像其他人一样，特别关爱它。因此，和他们也很难相处，因为他们只赞美财富。”

“你说的一点也不假。”他说道。

“确实是这样，”我说道，“不过我还想请教一件事，你认为你从巨大的财富中获得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要说的也许许多人不以为然。苏格拉底，你要知道，”他说道，“当一个人感觉到他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会对许多他从未思考过的事物感到一种恐惧和焦虑。传说^①中的关于地狱里的那些故事：什么一个人在阳世上做了不义之事^②，在那里就一定要受到惩罚等，以前他还拿它们开玩笑，现在则不一样了；它们使他心惊肉跳，因为他害怕那些都是真的。不管是由于年老体弱的缘故，还是由于他已经日益临近它们，而对它们了解得更多了些的缘故，可以说不管怎么样， he 现在是充满疑虑和恐惧。于是他常常会回顾他的一生，看看他是否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一个发现自己做了许多坏事的人常常会像小孩子那样在睡梦中惊醒，生活在不安之中。一个自己清楚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坏事的人，就会像品达所说的那样：甜蜜和美好的希望——像他老年的护士一样时刻陪伴在他身旁。苏格拉底，你知道，品达在谈到一个一生正直清白的人时，他写得确实是太好了：

他老年时期的护士；

甜蜜的希望

陪伴着他，

抚慰着他的心灵。

甜蜜的希望，

为凡人不断变化的观念导航。

① 希腊词是 *mythos*，它的最初的意义就是“a speech”（一次演说）（在荷马中），它变成了表示“a story”（一个故事），经常是一个与宗教传统有关的故事。诗人是 *mythos* 的制造者；*mythos* 的意义和可信性在柏拉图著作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术语将永远只能这样译。

② 这是 *dikaosyne* (*justice*) 正义家族中的这个词第一次用于这个对话。它仿佛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偶然冒出来的。正义逐渐地变成了对话的主题，排斥了其他问题。因此，这本书的传统的副标题是 *On the just*（论正义）。*Dikaosyne* 是正义、美德；*dikation* 则是正确的或对的，与美德有关的事物或行为。

“他说得真是太妙了。我认为这是拥有财富最有价值的好处，当然不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体面而明白事理的人。拥有财富可以使他不必要去行骗，或者违心地说谎；而且更主要的，在他将离开这个世界而到那个世界去的时候不必因为亏欠了上帝的祭品或他人的金钱而惶惶不可终日。当然，它也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不过，虽然一个比一个重要，但我认为这个才是最关紧要的，苏格拉底，因为财富对一个明智的人是非常有用的。”

“塞法卢斯，你确实说得很对^①，”我说道，“不过，讲到正义这件事情，难道我们能够简单地断言它就是说实话和有债照还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这样做事是正义的，有时却又是不义的呢？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朋友神志清醒的时候拿走了他的武器，可是那个朋友在神智不清醒的时候反而要他归还他的武器，那么人们肯定都会说他不应归还他这类东西，而归还他这类东西的人是不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还不愿告诉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全部真实情况。”

“你说得对。”他说道，

“因而说实话和归还拿走的别人的东西都不是正义的定义。”

“这就是正义的定义，苏格拉底，”波列马邱斯插话说，“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相信西蒙尼得斯的说法的话。”

“好，那么，”塞法卢斯说道，“我就把这个论题交给你们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去照看我的祭品了。”

① 在谈话中，我们说好，“或对”，或“没错”的地方希腊人说：“you speak well”（你说得对）等。这句话被译成了“what you say is good”等等。这个公式有四种特有的可能的表示方法，表示正确、对、好和优美，或高尚（kalon）。唯一可能有问题的是最后两个。它们在过去一直都被作为同等物来翻译和理解，其实它们有一个细微的差别。说某种事情可能是好的，但不一定是优美或高尚，正如同优美或高尚的演说不一定是好的或真实的。我们的习惯用语并没有反映出这个差别，但是这并不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差别与苏格拉底的思想无关。kalon 这个词在古典道德思想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和模棱两可的术语，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同等物。首先，它表示美好或美丽，当用以鉴定语言或行为时又表示高尚。它常译为优美、高雅或美、美丽；在我们讨论的这个公式中它总是被译为优美。这可能常常使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奇怪，不过为了能够意识到苏格拉底风格中的微妙，一种建立在被遗忘了的道德观点上的微妙，保持这个区分还是好的。这个注释所涉及的那个段落就正是这种情况。为了确切地讨论柏拉图在这些术语中的使用差别，试比较：西斯·贝纳克特：“The Right, The True and the Beautiful”（对的、真的和美丽的）（Glotta, XLI（1963），pp. 54—62）。